

穿越时空的对话

哈本厚

有的人活着，他已经死了。有的人死了，他还活着。

公元前278年农历五月初五那一天，屈原与渔父的那段扣人心弦的对话，至今回响在我的耳畔：

这对话令我的魂灵乘坐思绪的骏马，跨越时空，来到一个浓雾紧锁的江边，见到一位脸色憔悴，身体枯瘦的老人，他一边行走，一边吟唱。

这位老人恰巧与渔父江边相遇，渔父端详许久，情不自禁地问道：“你不是三闾大夫吗？为何到了这种地步？”

这位憔悴枯瘦的老人说：“举世皆浊我独清，众人皆醉我独醒，是以见放。”

渔父说：“圣人不凝固停滞受外物的束缚，能够随从世俗不断改变自己。世上的人都混浊，你为什么不搅乱泥沙，扬起水波，同流合污呢？众人都喝醉了，你为什么不也去吃酒糟、喝薄酒一同烂醉呢？你为什么要思虑深远，行为高尚，让自己遭到放逐呢？”

屈原连连摇头回答：“新沐者必弹冠，新浴者必振衣。安能以身之察察，受物之汶汶者乎？宁赴湘流，葬身于江鱼之腹中，安能以皓皓之白，而蒙世俗之尘埃乎？”

渔父微微一笑，用桨敲击着船舷而离去，唱道：“沧浪之水清又清，可以洗我的帽缨；沧浪之水混又浊，可以洗我的泥脚。”

看到渔父如此安于现状，屈原仰天长叹，又不禁想起了楚国朝野的短视，顿感无地自容。楚国的大夫屈原早就瞧出秦昭襄王没安好心，屡次三番劝过楚怀王，要他联合齐国共同抗秦。可是楚怀王是个糊涂虫，终于听了靳尚、公子兰这一伙人的话。

“举世浑浊”“众人皆醉”，不愿意随波逐流苟活的屈原，就在公元前278年农历五月初五这天，抱着一块大石头，跳到汨罗江里自杀了。

附近的庄稼人得到这个信儿，都划着小船去救屈原。可是，一片汪洋大水，哪儿有屈原的影儿。大伙儿在汨罗江上捞了半天，也没有找到屈原的尸体。渔父很难受，他对江面，把竹筒子里的米撒了下去……

屈原以身殉国，警醒后人。屈原精神，万古流芳。

写儿歌

刘吉训

已步入老年的我，天天像个老顽童一样，常与小孙女说说笑笑，蹦蹦跳跳，写写画画……在与小孙女相处的日子里，我常常为小孙女写上几句儿歌，孙女唱着我写的儿歌，健康快乐地成长。我饶有兴趣地写儿歌、听儿歌，好像回到了童年。

夏天的晚上，我和小孙女在阳台上乘凉，小孙女指着空中的小星星，一颗、两颗……数呀数！我问她有多少颗星星，孙女噘着小嘴说：“爷爷，数不清啊！”这时我来了灵感，写了一首儿歌：“满天都是小星星，一闪一闪眨眼睛，爷爷叫我数一数，数来数去数不清。”

小孙女4岁时，在烟大幼儿园上小班。每逢下雨天，我和老伴便坐公交车去接她，我背着小孙女，老伴紧跟在后面给孙女打着伞，直奔公交站点。这雨中的祖孙两代，温馨，感人！回家以后，我很快写出一首儿歌：“小雨点，沙沙沙，一把小伞一朵花。大树撑开伞，保护小鸟家。蘑菇撑开伞，保护蚂蚁家。奶奶撑开伞，把我送回家。”

一次，我们回农村老家探亲，小孙女看到一位小哥哥在小河里捉青蛙。后来，我给小孙女讲了青蛙是专吃害虫的小动物，还给她写了一首儿歌让她唱：“小青蛙，呱呱呱，扁扁嘴巴大又大。河里游，岸上爬，常吃害虫保庄稼。哥哥请你放了它，人人保护小青蛙。”

写儿歌，唱儿歌，我与孙女乐呵呵！

便民贴

张昌伦

这天，我坐公交车去赶市郊的黄务大集。

途中，一位背着包的老太太起身走到司机跟前，问道：“师傅，我是外地的，请问去汽车南站咋走？”

司机笑了笑说：“大姨，您旁边挂着便民贴，上面写着呢！”

她低头一看：“啊，挂了一大排，这么多！”她随手撕下一张去汽车南站的，看了看，说：“下车东行70米，这便民贴真便民！你们公司为乘客想得真周到！”说着，她向司机伸出大拇指点赞。

“以前，我们司机经常遇到乘客问路，影响了开车，不安全。”司机说，“我们公司领导征求大家意见，从方便乘客和行车安全两方面考虑，推出了便民贴的举措。”

“你们这是细节致胜！”花甲老太笑着说。

回到座位上，她又对邻座的乘客说：“我退休后，到过的地方不少，都没来烟台感触深！真是山海美城，文明烟台！”

“大姨，我们烟台可是多年的全国文明城市！”一位女青年自豪地说，“有时间就多在烟台体验体验！”

“家有急事要回去，以后一定再到烟台来！”说着，她竟不由自主地把便民贴放在胸口上，边轻轻揉搓边自言自语，“哈，便民贴，乘客的暖心宝啊！”

邻座们听了，都相互瞅着笑起来。

蛋壳里的香椿芽

刘世俊

香椿树被称为“树王”，在老家有长寿和吉祥的寓意。

老院夹道里有棵香椿树，妈妈说是生我那年爷爷栽下的。那时，它才一人多高，光秃秃的像一根小棍儿。它第一次冒出嫩嫩的芽，妈妈说我刚过“百岁”，爷爷笑得龇开了牙，咽着口水围它打转，手伸了几次，却始终没舍得动它。

从我记事起，香椿小树发了疯地往上长，满树浓密的绿叶临风飒飒，肥厚硕大，支撑了一树繁茂的枝叶倔强地立在那里。

那年春分，爷爷安排俺爹登上梯子，踏上墙头，给那些饱满鼓胀的叶蕾扣上一枚枚的鸡蛋、鹅蛋壳。那是俺妈平日里做饭时小心翼翼地把鸡蛋敲开铜钱大的小口，将蛋液倒出后积攒下的。香椿树光秃的枝头仿佛戴上一顶顶小白帽，又似结了一只只的蛋，远远看去，像香椿树上长了蛋似的。

爷爷说：“香椿扣蛋壳，早尝椿芽鲜。”夹道狭窄，我挤进围着香椿树转，仰着脸看。有时忍不住就用葵花秆去晃晃那些蛋壳，真想摘下来看看那嫩芽长势。爷爷在吃饭时喋喋不休地告诉全家，让大家等着享用他的香椿蛋。

香椿蛋“熟”了，摘香椿叫掰香椿。爷爷吩咐俺爹将香椿蛋一一掰下又一一磕开，里面有圆圆的一团黄绿色的嫩芽枝叶相交地紧紧拥抱一起。椿树的香气将空气调和得浓稠，浓香和着鸡蛋的鲜香溢满一屋。因为没见阳光，那香椿也就更嫩；因为不透风，那孕育了一冬的香气也就更香更浓。

掰下来的香椿芽洗净，切成细末，加鸡蛋、葱、姜打汤，淋上麻油，拌到手擀面里，那就是香椿葱油打卤面了。

那年春分，我吃到了此生觉得最好吃的一次香椿芽。

“凉友”摇清风

刘志坚

小满前日，老天爷“发神威”，气温一下子就飙到了35℃。

年岁大了吹不了空调，我便翻箱倒柜找出一把竹骨折扇，轻轻一摇，顿获几许清凉。心中暗喜：这扇子着实没有辜负“凉友”的古称。

传说最早的扇子始于虞舜时期，那时的扇子并非用来消暑，而是招纳贤才的器物。晋代崔豹在《古今注·舆服》中记载：“五明扇，舜所作也。既受尧禅，广开视听，求贤人以自辅，故作五明扇焉。”所谓“五明扇”，即是把治国之道都写在了扇面上，明示大众。

后来，扇子逐渐变成了“障扇”，成为古代帝王出行时遮蔽风尘、彰显威仪的仪仗。但对老百姓而言，最看重的还是能在暑热天气里，摇出缕缕凉风的功用。

幼时，夏日傍晚，巷口的老槐树下就热闹起来。祖父总是摇着那把边缘都磨破了的蒲扇，招呼孩子们围拢过去，听他讲古。说到诸葛亮摇着鹅毛扇指挥千军万马时，他手里的蒲扇如孔明那般指点江山，全然忘了蚊虫横飞。而我们也听得入了迷，浑然不觉身上已被蚊子偷偷叮出了一连串的红疙瘩。

扇子的花样繁多，一柄一故事，一摇一春秋。富家小姐的团扇上绣着并蒂莲、戏水鸳鸯，轻摇间流转着娇羞与心事；庄稼汉的大蒲扇“扑棱棱”连摇带扑打，驱赶着蚊虫、暑气和疲惫；杨家老祖那把檀香扇更是个宝贝，镂空扇骨精雕牡丹，一摇便香透半条街，无声诉说着往昔的殷实。从宫廷华美的羽毛扇，到街边两元一把的麦秆扇，再到各式竹骨折扇——无论殿堂之高还是庖厨之卑，一把扇子摇开，便是各自的清凉天地。

文人墨客与扇子的故事，更是可以装满几箩筐：王羲之给老奴题扇，让平凡的竹扇身价倍增；杨修在扇面误点成蝇，展现出惊人的巧思；苏东坡画扇判案，用一支笔化解了匠人的困境……这些故事看似风雅，细细品味，却满是人间烟火与生活智慧。

扇子的讲究也不少。因“扇”“善”同音，故“持扇”便有了“持善”的寓意。古代文人互赠扇子，多含有向善的期许和共勉。我曾在古玩市场见过一把古朴的折扇，上面“奉扬仁风”四个字清晰可辨。指尖抚过不知何年何人临别相赠的折扇，仿佛能感受到当年的殷切，像极了长者叮嘱晚辈时，那些朴素又实在的唠叨，温暖而真挚。

扇子冬藏夏出，比日历还懂时节变换。竹骨撑开时，发出铮铮作响的声音，好似君子挺直脊梁，坚守气节；收起来时，又乖巧得能揣进袖兜，低调内敛。一开一合间，把国人能屈能伸的变通哲学，演绎得淋漓尽致。

如今，我轻摇这把旧扇，听竹骨吱呀作响，忽然明白：“凉友”摇出来的哪里只是清风，分明是渐行渐远的时代剪影，是市井檐下摇落的细碎欢愉，更是千年智慧在开合间的絮语叮咛。